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影响及其消解之策

◆ 何炉进 /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处

摘要 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铺天盖地,大学生由于个体主观选择性偏好和客观网络媒介逐利等因素,会不自觉被卷入信息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其精神世界也在茧房中不断窄化,从而束缚了自身的发展。信息茧房带来的空间封闭化、传播渠道窄化、内容同质化等问题冲击着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各方面利益驱动后台正在削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供给,而不断变化形式、重复同样内容的信息也在挑战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文章针对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从加强议题设置、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发挥师生主体性三个方面,提出“破茧”之策。

关键词 信息茧房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消极影响 应对策略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凯斯·桑斯坦教授于2006年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首次提出:“网络虽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咨询选择和更便捷的信息搜索,但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1]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数字环境下个性化服务逐步发展,其本质是来自于人们的偏好性选择心理,进而后台用算法技术精准预测用户的喜好并精准推送信息内容,用户也乐于享受符合喜好的信息,浏览信息逐渐固化。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的社交软件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在大规模使用下,人们更加愿意在自己熟知的关系网中活动,这也建立了一堵看不见的墙,阻碍了不熟悉信息的进入。这种情况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次创新的机遇。

一、信息茧房的特征

数字环境下,互联网的便捷性和精准推送加速了社会成员对网络的依赖性,用户的每一次网页浏览、信息搜索都会留下痕迹,个人因为主客观原因形成的用网习惯,导致信息茧房无处不在,其消极特征越来越凸显。信息茧房作为一种现象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具有增强用户与平台黏性,提高用户兴趣和特长强化效能等积极特征,另一方面具有信息空间封闭、传播渠道窄化等消极特征,本文主要探讨消极特征。

(一) 信息空间封闭化

网络空间的信息封闭是用户基于自身兴趣喜好对某一特定领域的信息搜索。如高校男生喜欢时政类、军事类、游戏类,女生喜欢时尚类、影视类、彩妆类,在喜好导致的选择性偏好影响下,他们大多择群而入、筑圈而居,在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价值观念、话语观点相近的相对封闭的圈层社会里生活,圈层间相对封闭,缺乏沟通媒介,产生圈层壁垒,形成空间封闭。由于缺乏不同信息和观点的交流,窄化了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增强了认知偏见的可能性,某些偏激话题由于点赞附和意见较多,使得少数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声音“失声”,形成“沉默的螺旋”。

(二) 信息传播渠道窄化

人们接收信息的来源从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到今天的微信、微博、抖音等,后者包含的信息内容看起来似乎多样化,实质是喜好对应下的同一类内容,比如很多平台的视

频可以让人们忘记时间流逝,沉迷其中。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互联网平台的商家为学生打造私人的信息茧房,推送设定好的内容,以谋取商业利润。尽管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人们还是依赖于使用少数平台,据2022年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前几位分别是微信(95.76%),QQ(72.25%)、抖音(65.57%)、小红书(36.50%)、微博(35.91%)、B站(34.54%)等,所以人们日常接收的信息局限于平台的关系网中,对于大学生来说,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渐渐也会被关系网带着走。

(三) 信息内容同质化

算法技术普及下,平台在了解了用户喜好后,发送推送的信息内容,实质上是剥夺了用户自由选择内容的权利,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互联网看似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来源,实则用户每一次浏览都留下足迹,这为平台收集用户的喜好提供了便利。在网络空间中,不同地区的人也许在刷着同一个内容,同一地区的人也在刷着同一内容。网络精心制作的内容让学生以为已经走过世界的千奇风景、深谙社会发展的趋势,实则从未离开过熟悉的场域,而互联网中海量无边的碎片化信息内容,实际阻碍了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思维模式。

二、“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信息茧房”带来的信息空间封闭、传播

渠道窄化、内容同质等问题,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闭环式影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中正能量效应的发挥构成挑战。信息空间封闭化削减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供给,信息渠道窄化干扰了大学生的思维成长,信息内容同质化挑战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

(一) 信息空间封闭化削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供给

据 2022 年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99.39% 的受访大学生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受访者喜欢的社交媒体功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即时通信(56.78%)、娱乐消遣(50.41%)、社交交友(42.38%)。从中可以看出,00 后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主要目的是交友和娱乐,他们热衷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且在网络世界寻求认同和展现另一个自我。App 后台的算法技术和大学生选择性偏好为自己织了一张信息网,每个学生都生活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个人圈层和群体圈层中。有国外学者指出:“社交媒体非但没有拓宽我们交流的范围,没有加深我们的理解,反而强化了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2]

首先,减少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递渠道。算法技术无形中增强了用户与社交媒体的黏性,由算法技术编织的信息网让大学生完全沉浸在各类社交媒体之中,当一条接一条根据大学生喜好定制的内容纷至沓来,这也不难理解他们无法自拔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学生的数字化生活中就成了难题,“一本正经”的教育

内容和娱乐性的视频内容哪个会被学生选择呢?同时,算法技术利用学生网上搜索痕迹而进行的推送,更加削减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送至学生手机中的次数。

其次,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递效果。在流量就是生产力,流量就是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媒体奉行流量为王,追求娱乐至死,一味迎合受众,让观众满足愉悦感,传播内容中泥沙俱下,只关注流量的经济效益,不关注传播的社会效益,尤其是一些高级黑、低级红的作品,更是扰乱了大学生的视线,消解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 传播渠道窄化固化大学生的思维方式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 00 后大学生,习惯了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久而久之,他们所关注的几个社交媒体就成了信息源的全部,客观上窄化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容易引起思维固化和认知偏见。

首先,使得大学生模糊和丧失正确的判断力。在信息茧房的消极影响下,由于缺少新的内容和“活水”注入,大学生为自己建筑的信息屏障愈来愈高,越来越沉浸在同质化的信息裹挟中,逐渐丧失正确的判断力和价值观。

其次,带来大学生思维力退化。社交媒体为了增强黏性和流量,一味迎合大学生喜好进行算法推荐,长此以往对部分自主能力弱、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大学生来说,由于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实践中本应具有的自主筛选、整合信息、判断分析的思维能力逐渐弱化,主体的“能动性”被“机器能动性”遮蔽,“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机器取代了人”。

少数大学生甚至成为“社恐”，沉溺于网络拟态环境中不能自拔，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生活，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成为马尔库塞笔下那种只会操作不会思考的机械化了了的“单向度的人”。

（三）信息内容同质化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

在信息茧房负效应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在逐渐下降。

首先，挑战着话语内容的正统性。信息茧房营造的话语模式是有图有文有视频的多种沉浸式组合方式，以夸张的修辞、新颖的表达方式吸引眼球，让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这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正统性、严谨性有着明显不同，所以往往富有趣味性、情境性的语言能够引起学生共鸣，理性思维往往被感性思维战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难以进入学生的世界中。

其次，挤压着话语的空间。算法技术的广泛运用，同质化信息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在同质化的关系网和信息网中不难看出，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往往在竞争中占优势，在现实难以发声的时候，自媒体成了发声的主要渠道。在微博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往往网民群体对事件的看法能够迅速产生集聚效应，引发共鸣，官方声音被自媒体声音覆盖，主流信息被消解，挤压着官方媒体的信息传播。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破茧”之策

算法技术引发的信息茧房效应，悄然改

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独立思考空间被挤压，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信息茧房的破茧需要双方共同发力，归根结底要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面对娱乐化信息充斥的网络空间，如何打破信息茧房的消极影响，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方向。

（一）打破空间封闭，增强教育内容传播

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学习掌握和运用信息茧房运行的算法技术，打破形成的空间封锁。

首先，从技术层面上。要厘清信息茧房的形成是算法技术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与数据信息资源丰富的媒体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依靠其作为各类新媒体的研发者、分析者和观测者的身份，获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信息数据。^[3]用数据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精准发力，为教育对象进行数据画像，通过画像分类落实精准教育，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虽然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输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不难发现在内容的排版方式、组合方式、呈现方式方面已经做出动态化的改变，取得了一定的实效。通过运用好算法技术产生的数据以及教育者对学生的了解，结合VR技术、音乐代入、视频制作等形式，为学生定制精准教育内容供给，不仅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被动解决问题的局面，同时，教育者利用算法技术能够得到学生接受教育的即时反馈，快速做出对策，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破除信息茧房对教育内容传播的限制。

其次,从主体层面上。数据环境下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声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学会主动设置多种议题,引导大学生共同思考和深入探讨。议题设置是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因为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议题设置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主体呈现出自为选择价值理性的过程。^[4]议题设置上要紧跟时代热点,结合社会现实问题和学生困惑,设置相应的议题,引起学生主体的讨论。如当前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多为00后,他们经历了线上课堂、教育改革等,对今天的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将这些理解和体会以议题形式,启发学生主体讨论思考,激发出他们的思考空间和能力,这样不仅能发挥出教育内容的引导作用,同时也能制造出更多积极舆情。

再次,从平台层面上。高校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上,要充分运用好校园网络平台,发挥线上平台空间运用的最大价值。建设好校院网站、微信号、抖音号、微博号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矩阵,通过师生共同参与运营,提高教育传播效果。学生参与一方面可以发挥他们从学生中来的优势,提高亲和力和针对性,同时他们参与的过程本身也是涵化教育的过程。校院社交媒体矩阵建立与广大青年学生有效交流的平台,也为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提供了渠道,从而在教育教学中能够给予针对性解答。

(二) 基于第一课堂,提升学生媒介素养

信息茧房是主体选择性偏好和大数据

算法制造出来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从外因出发增加内容供给的广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从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内因着手,在第一课堂中加强媒介素养培养,有效培养学生甄别筛选信息的能力。

首先,要培养学生学会正确认识信息茧房。信息时代信息茧房无处不在,只要是人就存在选择性偏好,只要有目标就会存在投其所好,长时间沉淀下来,就会存在信息茧房,旧的信息茧房破解后,新的信息茧房又会产生。教育引导大学生客观看待算法技术带来的精准推送,以现实案例厘清“信息茧房”的危害,思考自己的网络足迹是否已经被后台用技术编织出“独有”的信息茧房,从而锤炼自己对信息茧房的甄别素养。

其次,要将媒介素养纳入第一课堂课程体系。智能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是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具备高超的媒介素养。当前我国高校除了传播学相关专业有部分媒介素养课程,其他很多还停留在临时培训层面,未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第一课堂。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不仅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的事,更需要科学严谨的第一课堂贯通,集合教育者的共同力量,在不同的场域中合力培养学生甄别信息的能力,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信息茧房消极影响的全面理解。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和不同时代大学生身心特点,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相关课程建设和培训培养的有益经验,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

理论体系、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等一整套体制机制。

再次,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大学生生活在网络生态社会关系中,同时也作为重要主体参与网络社会生态建设。我们在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同时,也要加强整体绿色网络生态建设,政府、社会、企业等应该各司其责,共同发力。政府部门要动态完善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加强互联网管理,当好信息把关人;互联网企业不仅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社会账,既要看当前,更要看长远,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信息审核,自动抵制不良信息,营造风清气正的清朗网络空间;社会要发挥协调职能,主动协同发挥各个主体的作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媒介素养提升的良好氛围。

(三) 发挥师生主体,弥合话语鸿沟

大学生今天的生活体现出无网不行的特征,学习用网、娱乐用网、沟通用网等,数字化环境包围着学生主体,信息茧房形成后,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固化后,一些突发事件极易引起校园舆情,舆论事件的传播对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都产生负面影响,亟需思想政治教育打破空间封闭,发挥师生主体作用,弥合话语鸿沟,提升教育实效。“要想改变现状,最重要的是主体自身要具备‘破茧而出’的觉悟”^[6]。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第一载体,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流载体,媒介变革不断引发出教育话语

的反思和创新。

首先,要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今天的研究生、大学生对流行的网络用语和信息的捕捉更加快捷,且运用程度高。在社交媒体使用上,2022年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结果显示,47.64%的受访者认为信息真假难辨,虚假、有害信息传播空间广。45.29%的受访者认为网络表达容易情绪化,甚至出现网暴等行为。33.08%的受访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不够,隐私容易泄露。19.95%的受访者认为针对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收到的信息种类单一。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和信息茧房的消极影响有正确的认识,要破茧必须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

一方面,要善于抓住校园代表性的意见领袖这一关键少数,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媒介素养的培养,提升其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高度和内化广度,发挥他们在同学中联系紧密、影响力大等的物理优势和话语同频的语言优势,通过其辐射和带动引领校园舆论始终沿着主流价值方向前进,减少和化解信息茧房对大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面对网络舆情的时候,意见领袖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声,也能够将事件朝着良好的方向引导,无形中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范围。

另一方面,要从党员、积极分子和学生干部中主动培养一批网络意见领袖,主动抢占网络舆论阵地。例如笔者所在学校举行的“新时代·中国说”大学生讲师赛,通过组建大

学生讲师团队,在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的指导下,挖掘自己所学专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演讲,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专业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塑造了一大批受学生欢迎的明星讲师,他们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感兴趣的内容影响着一批批大学生。

其次,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网络数字化环境消解了权力固化、暗箱操作,同时也消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威,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不断交织拓展,网络空间在时刻映射着现实空间社会成员的真实思想变化,要了解和拥抱这些变化,这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积极适应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历史之变。

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媒介素养。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教师要主动进入到各种网络空间中,全方位了解学生所喜欢的新兴事物和各类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和传播机理,不断提升自己对社交媒体的认知度、接受度和运用水平,提高媒介思维和素养。

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转化。教师不仅要掌握传统课堂教育的技巧和方式,更要着力于将各类新媒体资源转化为课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话语体系,抓住学生的关注点,打造出精品思政教育课堂,力求达到多角度、多范围的育人效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跟上大学生的思想脚步,把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增量,实现师生同场域、同频率、同成长。

总之,信息茧房的产生发展是智慧媒体

时代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既不要视而不见,也不要视为洪水猛兽,只要我们认识清楚它的产生和发展机理,分析清楚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通过批判吸收其机理,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教育内容传播,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发挥师生主体性作用等方面着手,就一定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智慧媒体的助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基金项目:上海学校德育创新发展专项研究项目(2023-dycx-204)和上海理工大学尚理晨曦社科专项重点项目(22SLCX-ZD-002)]

注释

[1][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2][英]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互联网的误读[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5.

[3]刘辉.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传播化[J].思想理论教育,2014(6):81-85.

[4]卢岚.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J].湖湘论坛,2021(1):54-6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6]蒋沛燕.“信息茧房”的伦理风险及对策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22:25.

